

## 520 我想对你说

高娜和徐俊一起去看商家场所  
码的张贴情况

董芳与朱学召在家择菜

## 这一生，我找对了人

- 讲述人：高娜(卫东区志愿者)
- 年龄：45岁
- 工作单位：平煤神马帘子布公司原丝一厂
- 表白对象：丈夫徐俊(卫东区志愿者)

再过几个月就是我俩结婚20周年纪念日了，回想和徐俊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平淡却温暖、幸福，很幸运自己这辈子能遇到他。

我和徐俊都在平煤神马帘子布公司上班，我在一厂，他在二厂。2000年，我俩在同学的介绍下相识。刚开始我对他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。

记得我们相识后的第一个情人节，因为我无意间说过自己想要一个耳钉，他就记在了心里，在那天给我买来了。还有一次下大雨，他来接我下班，当时他穿着一双拖鞋，手里还给我拎来一双凉鞋，说我穿着皮鞋踩水不方便。当时正值下班，厂里的小姑娘们三三两两走了出来，看到这一幕都笑了起来，而我不好意思的同时也觉得挺感动。

2002年10月7日，在大家的祝福声中，我们走进了婚姻殿堂。婚后，孩子很快到来，他更是把我们母子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这么多年，我俩每天一起上下班。同事们经常打趣我俩

是“连体人”，分都分不开。我们的家庭氛围很好，每周住校的儿子回来，徐俊都会做好饭菜，一家三口边吃边说。孩子说学校的事情，我们说说各自一周的见闻，其乐融融。这次疫情出现后，我一说要去当志愿者，他二话没说就跟我一起去了，我俩都成了建设路街道神马社区和园小区的志愿者。

当然，我们也有争吵，不过每次都是他先败下阵来。并不是因为他错了，而是他认为“亲情也是需要维护的，生气时往往最后一句话最伤人”。

记得2020年12月31日晚上，我去给儿子开家长会，因为和老师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出来晚了，手机也恰好没电关机了。徐俊联系不上我，打遍了我所有朋友的电话。后来，他开着车到学校找我，看到我和老师刚出校门，他眼泪一下子都出来了。我说都这么大了，丢不了。他怕下雨天路上湿滑，我们俩出什么事，说我和孩子是他前行的动力，是他的一片天。当时真的特别感动。

徐俊，在这里，我想对你说：这一生，我找对了你。余生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手牵手一直走下去。

徐俊在此也想对高娜说：此生有你，足矣！（本报记者 燕亚男 整理拍摄）

## 下辈子，我还要嫁你

- 讲述人：董芳(新华区志愿者)
- 年龄：52岁
- 表白对象：丈夫朱学召(新华区志愿者)

5月6日下午，新华区青石山街道坊坊村村委会通知全村加强疫情防控，需要招募一批志愿者为村民配送生活必需品等，我和丈夫朱学召一起报名了。

5月11日，村里有三四十户家庭液化气用完了，村干部与液化气经销商协商后，对方要求一次集中收集15个液化气罐才能送气。为此，我和学召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上门收集用完的液化气罐，然后两人抬着放到电动车上，或者他搬罐、我扶车。把液化气罐送到村口交给经销商，待对方充气后再由我们几个志愿者送回村民家里。

忙碌一天后，我俩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半天不想动。这时，学召说：“歇会儿再做饭。”学召很勤快，我做饭时，他会择菜剥葱，给我帮忙。我体质差，血压不稳定，平时在家里洗大件衣服、床单和被罩时，他总会主动把衣物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甩干晾晒。

我和学召都喜欢听戏唱歌，晚上没事时，就在家“练练嗓子，唱唱戏、听听歌”。前几天，我俩给村民送菜、送水忙活了一天，吃过晚饭后，精气神又来了。于是，我当银环，学召当拴宝，身穿红马甲，手拉手、肩并肩唱起《朝阳沟》选段，还拍下抖音“我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……”没想到，视频上传后点击量还挺高。

今年5月16日(农历四月十六)是我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，当天，我正在村里的疫情防控岗上值勤。临近中午，学召问我：“中午咋吃饭？”我俩都知道当天是结婚纪念日，但我们没有那么多讲究，也不会什么浪漫，况且疫情防控时期也不便外出庆祝。我说，就吃汤面条吧。

回家后，学召做好了汤面条，里面加了两个荷包蛋。当晚，学召烧了一盆热水端到我面前，蹲下来用他那双温暖的大手给我洗了脚。

在“520”这个特殊日子里，我想对丈夫朱学召说：下辈子，我还要嫁给你。

(本报记者 王辉 整理拍摄)

## 媳妇，以后家务活儿我多干点

- 讲述人：彭跃非(警察)
- 年龄：41岁
- 工作单位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淇河大队
- 表白对象：妻子张文娟(警察)

文娟与我同龄，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驾管大队三级警长。我俩算是日久生情。

2006年，我们通过招警考试考入市公安局。2007年1月，市公安局组织我们这批新警到郑州参加培训，就住在河南警察学院旁边，每天都要列队走路去训练场地。当时我排在男生队最后一个，文娟在女生队队首，离得近了我

们经常聊天。从郑州回来后，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了，经常打电话。我觉得她是个热心肠，很会关心人，对她有了好感，但一直没有表白。

2008年春天，在一次吃饭间隙，我试着问文娟：“你觉得我这个人咋样？适不适合结婚？”当时她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我们顺理成章成了恋人。

文娟是河北保定人，我家在叶县，结婚前我住在交管支队宿舍，她借住在亲戚家。由于工作忙，我们很少约会，直到结婚，我们连一次电影都没看过，现在想想挺不可思议的。有一次约会我印象很深，我骑着摩托车带她来到示

范区白龟湖，我们手牵着手，坐在湖边看着远处的夕阳，时间似乎静止了，感觉特别美好。

2008年五一假期，我和她一起回到保定，算是正式见了家长。2009年元旦，我们携手走入婚姻殿堂。

作为双警家庭，我俩平时工作都比较忙。文娟承担了更多的家务，照顾孩子、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等。2012年，我的父亲患重病去郑州做手术，文娟像照顾亲生父亲一样事无巨细、嘘寒问暖。父亲生前曾感叹：咱彭家娶了好媳妇！对此，我一直心存感激，这辈子说啥我都得对她好。

我很少给文娟送花。记得她4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给她准备了一大束花，当时放在摩托车上带回来，还碰断了几枝。今年疫情发生以来，我俩都在抗疫一线，这段时间确实很辛苦，“520”我准备送她一束玫瑰花、一盒巧克力，还有一个大红包，也算是犒劳犒劳她。

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，但我觉得越是老夫老妻，越需要仪式感。我想对文娟说：媳妇，你辛苦了。以后回家你多歇歇，我多干活儿，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越好。

(本报记者 刘蓓 整理)

